



陳繁昌教授，香港科技大學校長。出身筲箕灣阿公岩，獲獎學金遠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修讀本科及碩士課程，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博士。留美四十年，歷任耶魯大學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CLA）教授、美國國家科學基金助理署長、陳教授大半生尋找教研夢，對教育、科技發展、培育年輕一代亦有獨到見解。

西 洋菜街行人專用區日前正式畫上句號，意味日後街頭表演勝景不再，令我心有戚戚然。以前我來港公幹或探親，都會盡量抽空到旺角及油麻地，帶着半懷舊，半遊覽心態在廟街、花園街、女人街一帶逛逛購物，是我行程的一大樂趣。

自我於二〇〇九年加入科大以後，我才發現西洋菜街原來是街頭表演聖地，此後我經常會去觀摩，亦會帶外國訪客到菜街一遊，讓他們感受一下香港真正一面。四年前，行人專用區開放時間縮短至周末，我不以為意（我也只有周末才能到訪），但這次政府全面「殺街」，卻令我若有所失。

菜街表演令我嚮往的，是它的多元化：在街頭演唱的，有個人，有樂隊，有懷舊曲，有流行曲，有人獻舞，亦有人表演雜技。我記得，在菜街表演的樂隊，有部分來自本地大學，當中包括科大生；令我印象深刻的，是有次看到某年輕人表演控球絕技，比起上載至YouTube的影片水準毫不遜色。某些政治團體，也會利用場地各抒己見，演講者互相尊重，從來不會過分渲染。我常對同行的訪客說，菜街表演體現香港精神，開放、包容、有禮貌，是難得體驗。

近年，菜街表演開始出現變化：以普通話唱我不太熟識的歌的人愈來愈多，聲浪亦愈來愈大，似乎是因為競爭激烈所致。最近幾次到訪，我已經沒有看到那名控球一絕的年輕人；是他被繁囂淹沒了，還是已經另覓新天地？社會轉變是平常事，我對菜街改變，也默默接受。

有反對行人專用區的人說，菜街表演帶來極多噪音，加上人流過多，嚴重影響區內居民生活，遂要求政府加以取締；有傳媒又說，有團體在幕後操

## 懷念菜街

控那些人可以在哪裏表演，又從表演者收取費用，漸漸把整個行人專用區「山頭化」。我不知道這些論述真假如何，但從一名常客角度出發，不知道當局有否想過「一刀切」以外的解決方法，以免予人「斬腳趾，避沙蟲」之感？也許，對表演聲浪、時間長短、表演者出場分配等加以管制，會是更好辦法；行人專用區沒有了，但表演者仍在，他們到下一個區表演，難道不會引發同樣問題麼？

我想，負責決策的政府官員作出「殺街」決定，一定經過深思熟慮；但菜街情懷從此不再，始終令人感到惋惜。放眼世界，不知道有多少城市政府，願意看到市內有如旺角般的旺地，而相關人士也致力謀求折衷方案，平衡各方需要。以我另一家鄉洛杉磯為例，UCLA外的Westwood區本來是潮流集中地，但近年民眾已改往准許街頭表演的Santa Monica的第三街。表演帶來人流，人流則帶旺零售業和餐飲業，彼此相輔相成，就造就了Santa Monica成為洛杉磯首屈一指的旅遊勝地。Santa Monica今日聲勢如日中天，Westwood則已早成追憶，不知會否是旺角他日景象。

文化發展是一個有機過程，不是立法所能限制；這過程發展需時，但亦能毀於一旦。旺角街頭表演曾是本港文化一部分，我擔心我們失去的，遠比一個行人專用區更多，更深。囑

